





第一三六〇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文選補遺

宋陳仁子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方天川
謄錄監生臣許立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文選補遺

總集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臣等謹案文選補遺四十卷宋陳仁子撰仁子有牧萊脛語已著錄是書前有廬陵趙文序述仁子之言謂文選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國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不當以詩賦先詔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贊文先後失宜其排斥蕭統甚至益與劉履選詩補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說者然正宗主于明理文選原止于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論

也且所補司馬談六家要旨論則齊黃老千
六經魯仲連遺燕將書則教人以叛主高帝

鴻鵠歌情鍾璧愛揚雄反離騷事異忠貞蔡

琰胡笳十八拍非節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

歌直淫褻之語班固燕然山銘實為貢諛權

臣董仲舒火災對亦不免附會經義律以正

宗之法皆為自亂其例亦非能恪守真氏者

至于宋王微咏賦記為宋玉微咏賦則姓名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時代並記引佛經橫陳之說以註諷賦則龐

雜已甚荆軻易水歌與文選重出亦為不檢

觀所著枚乘脞語於古文時文之格律尚未

甚分明則排斥古人亦貿貿然徒大言耳然

其說云補文選不云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

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亦不可

謂之無功較諸舉一而廢百者固尚有間焉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文選補遺原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庸知其非著書立言之謂蓋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禮樂以垂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此矣聖師既沒諸子百家驚於立言或著書或為文使有聖喆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清天下之耳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無人以任斯責而後言語文字爛漫四出於天下涉戰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一

國秦漢魏晉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統索古今文士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雖其去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微統之力不及此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統盡無功哉有志斯文者補之正可也而承襲蘓氏之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甫少講學家庭閱文選即以網漏吞舟為恨以為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著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

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為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秦迄梁間以先儒之說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於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忠臣而三代以後君臣政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畧皆可考見而為世教民彝之助不細文云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二

乎哉而同甫猶未欲出其書疑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舉爾所知而已矣何必博之求哉於是同甫慨然出是書刻之不靳同甫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于今作文選續以廣文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尚當以余文托君不朽廬陵趙文序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一

元陳仁子輯

詔詰上

大中子曰漢制詔冊幾乎典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策然可見矣又曰

制其盡矣於邨人乎○爾菴朱熹曰三代之訓諸
誓命皆根源學問歟陳義理契詔可爲後世法秦
漢以下詔今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
統如曰吾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宜所以待天
下士○西山真德秀曰二帝三王律之誡如文
公之說自後世言之而漢詔令猶有惻怛愛民實
意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愚曰古
者詔誥本以通彼此相與之情後世詔誥乃以威

欽定四庫全書

上下相臨之分○又曰國家詔令最開運作商
三篇優游委曲穆若清風識者知其培六百年之
基周諮諸耆老厚惻惻然沃若甘雨識者知其
百年之業史臣論孝武號令文章繁然可述元帝
號令溫雅有古風烈實山言吏布詔山東父老其
秋顧佳觀王吉言詔令每下民欣欣若更生三代而
下其庶乎享國四百年宜也○又曰漢詔多散語
唐以來詔多儼語散語猶盤詰道風儼語去古遠矣

入關告諭

此非可言詔亦告詔之始○唐仲友
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事全好飛得

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
西山真德秀曰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
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而降民大悅也○愚曰
聖王舉兵別有一義為公不為私為天下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補遺
卷一

公○漢元年十月至霸上
十一月詔諸縣豪傑云云

一身主要在於解民所不堪而投之其所好是故君子論是非小人論利害伯夷不食周粟以是非論也商郊饕餮厥玄黃以利害論也勝廣所以紛紛者皆不堪泰法故也高帝約法三章爲父兄除害誅以所好泰法而解其不堪是非未見利害瞭然泰漢興亡決此數語矣○或問周刑三千漢約三章何漢勝於周也曰泰法以繁漢法以簡此高帝反秦救焚之一術也未幾蕭何益定律有典律嚴律戶律三篇總爲九章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其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二百事非先復詳略之法事比萬三千四百法滋繁矣作法於涼其相及也立國滋久法滋繁矣作法於涼其獎猶貪作法於貪獎將若何初可不慎哉

漢高帝 本紀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秦二世元年秋陳涉起兵攻秦父老立爲沛

10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弃市吾與諸侯

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挾

堵如故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傳

暴殄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求耳

食飲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民益喜惟恐不為秦王

告於義帝發喪喪使湯武當此時必是做得好○

告為義帝發喪

喪使湯武當此時必是做得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南軒張拭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祖入關諸老將已謂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三章之約其得民者深矣此非所謂仁者與余每愛三老董公之言以為順德者呂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討之可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編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得其意不為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不之及為呼董公者一時之逸民與○愚曰天下事自有是非曲直惟處於事外者得之而處其中者不覺也故常人視為迂君子視為要且如高祖所以無愧湯武者三一則乘人心

三

之思起匹夫而攻秦二則因英雄之爭從豐沛而起應三則因羽弑義帝之後始據關中而自立較之操懿為臣而篡竊者不同董公追說蓋是間處見理明白遂以有天下董公功蓋為典漢第一義按楚漢春秋載董公年八十二封成侯宜也而史記功臣表一百四十三人班史高帝功臣一百四十七人獨董公不言何也○又曰高祖於義帝始辱而終薄初取天下今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帝亦念及此矣如秦皇帝楚隱王魏安楚王趙悼襄王皆置守冢獨義帝不置田橫改葬獨義帝不改葬又不祠以大牢彼聖我者尚如此況義帝者我當北面臣之乎昔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君子臣之乎屈意帝編素一舉持迫於取天下而屈於董公之說其亦假之而非真也夫

漢高帝

本紀二年三月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述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敢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殺我之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東南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罷兵首詔

東萊呂祖謙曰此還定安集之大政也

四

戰者世為賤又曰古者良賤有定品良者世為良賤者世為賤以飢餓自賣者本良人也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律之收坐不幸兵荒而陷身於此遂將為百世賤人尸此責者其誰乎高帝之詔可謂真知作民主之職矣○愚曰古者王政明教以智役愚後世王政廢故以貴役賤苟至於彼此之相役愚後世王政廢故以貴役賤禮與三百人傳者以為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婢其少材智者為吏蓋三代井田存氏養生送死無憾非有罪及逃亡所復則誰甘為典臺皂隸者後世井田廢民力不均山荒天札之政缺至窘急則自賣為奴婢如春秋越石父不免以貧為僕豈其心哉高帝即位罷兵歸家留念及此蓋與成湯歸亳寬仁彰信武王歸馬發粟散財同一意較之秦皇以氣力得國全不念民

者不同矣惜帝有仁心未復
仁政則免於暫者其能久乎

漢高帝

本紀五月兵皆
罷歸家詔曰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復方日及謂諸侯
國人若楚子之類

者半之

各已還本土
者復六歲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以避難也名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數謂戶籍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也扶日天故

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書名數之罪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為大

欽定四庫全書

大禮通考

五

夫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

已不得賜爵也亡

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泰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

七大夫公大

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也事役使

也復其身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愚曰先儒嘗言秦之亡吏不
肖故也夫秦高爵故吏亦賂

漢高厚故吏亦厚嘗考堯錯論秦吏先侵貧人

賤民中侵富人吏家末侵宗室大臣親疎皆危
天下大潰其酷如此今讀高帝所詔七大夫爵
第七公乘爵第八而吏猶持之况孱弱小民不

能自立者乎凡此者秦吏之餘也帝自泗上亭
長詣之熟矣一歲飭間意向立變曾未易世若
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有不盡數循吏傳者甚
多秦以吏不肖而亡漢以吏稱職而久推謂高
帝不老於
謀國哉

漢高帝

本紀
五月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

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

人君上所尊禮

人君謂自君其
人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其

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亢當
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大禮通考

六

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

酒之行猶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

付與也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

也

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觀

廉察也
字本作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劉涇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同
乎一本太公據莊迎門卻行

家令之言欲伸天子威重耳不知威重伸而奉

梯滅高祖天姿戲儒遂以君之嚴施之父子天
性之際外雖不從內實喜之太公僅免机上肉
耳比之三代之君厥有慙德哉○懶真子錄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七

是名與心俱有慚矣

漢高帝

本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

尊太公曰太上皇

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

西山真氏曰按刑法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蓋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東

萊呂祖強曰高帝明恤庶獄簡而要大之謂可謂決其不能決而上之廷尉者蓋無幾矣廷尉所不能斷者既下郡國論決其不能決而奏之天子者蓋絕無而僅有矣體說既明不待衡石程書齊居決事而天下自無一方之奏獄而自治之有司拱手倚成於上稽揀充字宜區區兩日所能偏察哉○愚曰疑獄最難言也罪疑惟輕罪決疑獄也百辟之疑有赦穆王決疑獄也高帝多因秦法疑獄讞獄雖未必復三代之制特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八

漢高帝

本紀七年制詔御史

初除煩苛再詔獄決意亦可尚高帝疑之之深而獄宜文帝疑之之甚而輕之也可恨者彭越韓信皆罹益臨之酷樂布蕭趙幾及焉烹之禍又不知獄者何事所傳何律乎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

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

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

報之當謂處斷也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

以聞

定口賦詔

愚曰漢規模近古制度全不如古大猷

田之迹可尋當時都關中乃秦初定戶口之地也朝夕聞見宜獨忘之天下既定追尋古制始自關中次及天下則漢其三代矣今改秦法而不改汗陌定口賦而不定井田戶口多者獻亦多戶口少者獻亦少是故飯流賦而問無齒決也漢由是不可語三代

漢高帝

本紀十一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

程法

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

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

以其口數率人賦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九

求賢詔

南豐曾鞏曰漢高帝平時侮慢學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所與共成功者多賦繡屠

狗之徒及天下既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張良

為召至四皓從太子遊高祖見之遂不復易然則賢人有補於國家如此有天下者顧可忽哉

○止齋陳傳良曰高祖取天下人才常不盡為義帝獨素乃董公之策安然而乃薛公之策定

太子乃四皓之策皆因事畧見於後世若田橫死士五五人陳師從車千乘魯而生齊蓋公東

郭先生黃石君楚穆生曰生申公其功名皆不見於後世是時去戰國未遠天下人才最多四

皓兩生蓋公移生皆帝王之佐高祖固不能屈若奇才與士所在無限帝亦不能盡致也且趙

王張敖羣臣田叔孟舒等十餘人已非漢廷羣臣所及況他者乎○愚曰高帝求賢亦有所觸

而畏也蓋自陳平多詐迎合叔孫通變儒服謁見而帝不知天下有不可臣之賢自利幾貫高

竊謀田叔魏舒召見而帝始知天下有不可道之材十一年詔下求賢帝更變多而慮益老矣

羽未平則患在羽羽既平則患在匈奴匈奴既平則患又在趙代事變捷出叛者九起而人才

迭出與漢求賢之詔良心已甚大風之歌重心愈深又至于房昭四皓而說則畏心若釋重

負矣○或曰武帝求賢詔之詔視高如何曰高帝以畏心求賢故能安漢武帝以侈心求賢故

幾亡漢此所以不同○又曰高帝定天下之後尊賢樂道極有軒處若過魯祠孔子以太牢過

淮南置魏公子無忌守家過趙封平原後直有撫解古名勝之心平日授罵之風殆雪消冰泮

所過者化矣獨怪當時魯有兩生楚有白生穆主齊有蓋公伏生趙有郎中田叔孟舒十八代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十

陳騭有從車千乘高帝皆不得用蓋吾能尊顯一語帝直以爵報驕天下士宜賢士不為用也

噫此猶可議也中公曾見帝於魯而不之用何哉

漢高帝

本紀十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

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

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

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鄼贊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

法中丞也西山謂此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詔令順行之次第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

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遣之老瘝病勿遣

立南粵王詔惡曰圖天下者貴識天下之大勢高

帝善有天下蓋識其勢者也當時吏

氏新附叛者九起故北不刷自登之

百粵之臣直以一身為天下之勢庸或破利

幾執淮陰繼而貫高反治陽使歸及代燕布又

反淮南所幸兵力不分旋起旋定若窮征遠伐

變不旋踵恐鞭長不及馬腹天下匈匈非吾有

也隋攻高麗而江都之盜乘之唐攻南詔而漁

陽之叛求之帝識天下之勢而

封南粵至此知高帝之處遠矣

漢高帝本紀十一年五月漢書初泰南海尉

任置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泰為

無道天下皆苦之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中

縣民也始皇畧取強梁地以為使與百粵相處欲以介

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其間使

不相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

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

今立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

議犯法相坐詔西山真氏曰文帝元年十月即位

也班氏載於刑法志史記書之未紀太史公書

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

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

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邪

愚曰漢之不為泰以高帝之後繼以文帝也夫

一人有罪併坐其家泰法也文帝不為泰而武

帝似泰文帝除收擊諸相坐之令而武帝立見

知故縱之法為呼漢高帝性本寬厚非文帝培

植之深則漸喪於武帝者又一泰也

故高帝能創天下而文帝能守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文帝諱栢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

六○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

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述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

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服甚弗取其議之右左

丞相周勃陳平表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繫

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云云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

善者吏也既不能變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

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意天下使罪

不收無罪不相坐甚威德臣等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東萊呂祖謙曰按景帝紀注景帝年三十二即位然則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恐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作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皆發於中心非好名也○西山真氏曰按上曰以下疑是面諭有司之語有司固請乃以子啟為太子時帝即位纔數月有司之建白文帝之讓讓皆可為後世法○愚曰文帝有天下而不與其始也自代天下私其身其終也不以天下不與其子也最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帝紀注

馬其不有天下之心如此有司請建太子而帝曰別擇賢使宜為其私哉後立景帝特以身履諸呂之變不容不早定耳西漢有帝王氣象文帝一人而已

漢文帝

本紀元年正月有司請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詔云云

朕既懷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

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擅天下焉而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有司曰陳建太子

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問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具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宜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

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議振貸及養老詔

愚曰仁未易言也三代以下論仁惟班固論文帝可以當之宜

也雖然仁有本有末曰賑貸曰養老曰賜租此末也和匈奴而不輕用兵惜露臺而不輕用民身衣弋錦而不輕用財此本也若帝日用兵若民若財雖今年賑貸明年養老又焉得人人悅之哉所可恨者欲周勃而無待大臣之仁殺薄昭而無待外戚之仁遠淮南厲王而無睦族屬之仁此瑜不掩瑕也若帝更盡善此雖孔聖亦以仁許之宜特固

漢文帝

元年三月

欽定四庫全書

文帝紀注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

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

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振起也俗從具非又曰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

聞吏稟當受需者

廉給也需津康也

或以陳粟宣稱養老之意

哉具為令

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

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粟需米者長史閭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當夫令史致二千石遠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刑者及有罪罰
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

止齋陳得良曰遺列侯之國是為民轉輸勞苦非有他意因賈生說
○愚曰文帝令列侯之國高處有三一則自代來知餽餉之苦二則留京師孤弱牧之任三則有緩急生肘腋之禍至於寧飲賜賞之滋又其餘者也深哉

漢文帝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欽定四庫全書

及詔所止者遺太子

為吏謂為卿大夫詔所止特以恩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遺

列侯之國或詞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毋使朕相就國

日食詔

朱輔曰日食果天運乎抑人事乎曰天運而已而人事實行乎其間先儒知應者謂

日之行也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當朔則食文者其行道之險也然而歲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食者其強不食者其弱也人事之修否而食不食隨之安得不關諸人事哉○愚曰日食者微在陽微主弱而臣強則食君子弱而小人強則食中國弱而夷狄強則食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夷星地震早蝗大水層見疊出當時無主權之下穆也無恤人之在朝也吾意微處匈奴強而入寇耳帝猶引躬責過所以無過也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
月祭郊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

欽定四庫全書

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憫下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今當減留幾

足充事者置驛傳之餘皆以給傳置傳張雙及置

除誹謗詆言法詔

顏師古曰高后元年除詆言今
設此條也詆詆同○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其失也必謂其搖民惑眾有姦究賊亂之意者及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誹計者謂之詆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必刻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

欽定四庫全書

漢文帝

本紀二年五月

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木然之事
危亡之形法安得而知詒誹謗誣言耳此策行使
中外之人鉅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淹於危亡
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誹謗者乃天下之患而自亡
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
為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指齒為芝指
氣稜為慶雲指電為非災指慧口所以除舊而
布新也蝗虫則曰不食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
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
茂也水涌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
路末嘗有餓死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
切反理危道倒言逆說之以敗惑世主使淹於
亡其罪宜誹謗之此其為毒也不亦大乎嗚呼
文帝除此令其子國長久宜哉○愚曰高后除
誣言之令者名也文帝除誣言
之令者實也惟其實故能受

文選補遺

十七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

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誣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

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說說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

實事也謾音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

慢又莫連反細民之愚無知抵死也抵觸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

者勿聽治

勸農詔

西山真氏曰按此議起於賈誼○愚曰古
者重農務欲富民後世重農務欲富國也文

帝終身勸農而十數年間歲租稅者再除租稅

者一真心在民不但勸之而又富之若帝但務

富強則租不復減矣帝之勸農與秦之君臣富

不同

漢文帝

本紀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間
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

下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

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

欽定四庫全書

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選補遺

十八

勸農詔

西山真氏曰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歲租
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

及之者宜非躬行節儉之效歟按此議起於見

錯○林之奇曰文帝以富庶之業始於賈誼成

於昆錯誼則言願畝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

其力文帝感悟耕籍田以為農先而務農之詔

無歲無之矣錯之勸帝令民入粟以多少級數
而拜爵文帝感悟賜民田租之半盡除田租之
詔自此而歷下矣然則文帝
之致此者豈非二人之力哉

漢文帝

本紀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

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與是吏奉吾詔不

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原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愚曰善治天下者正其本不善治天下者正其末夫禮義明則無倒戈之憤氣力裕則無輟耕之嘆人情然也故七月陳王業之艱難二典陳五教之以弼帝王治國以道不以術皆從人心風俗根本上求漢惠帝四年置孝悌力田復其

身呂后置孝悌力田二十石至文帝復有常官蓋識王道規模矣世或謂文帝富而不能教夫力田者是富之之術也孝悌者是教之之術也況帝尊勝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不以言教又以身教奈何諱

語之風不免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通鑑

身呂后置孝悌力田二十石至文帝復有常官蓋識王道規模矣世或謂文帝富而不能教夫力田者是富之之術也孝悌者是教之之術也況帝尊勝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不以言教又以身教奈何諱語之風不免也

漢文帝

年十二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

也庶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

縣云無應令宣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

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庶吏二百

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陳傅良曰以一女子言改百年帝王之故典非甚勇不及此謂之仁可也○葉適曰漢文帝因一女子喟然興嘆遂易三代之

刑之痛而不德也此最得肉刑繁急處然人之

一念無窮朝為夷齊暮為桀跖豈可使為定據

因其有罪遽加之刑要非天理漢文雖不得以

帝王之事望之惟是除肉刑之法開後世仁起

之端輕刑之原保全天下之民雖堯舜禹湯文

有所不及也○陳季雅曰古人之肉刑之法所以

使民易避而難犯凡其有罪三請三罰始恥諸

嘉石役諸司空歸諸園土苟至於化之不從威

之不格怙終而不悛者始加明刑其罪可生者

皆從重刑則官之制其不可生者始從大辟之

誅蓋未聞其連施刑於民也故知自愛而重

於犯法夫以古人用法若此而文帝乃以為可

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便輕

用了下之人便輕易犯了所以流弊有不可救

者或者謂文帝除肉刑為未善何以致刑錯之